

第七冊

東坡後集







東坡後集卷第七

詩八十七首

汲江煎茶一首

活水還須活火烹

唐人云茶須緩  
火活火煎

自臨鈞石取深清

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鉞茶兩已翻煎

脚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盃坐數荒村長

短更

予來僖耳得次狗曰為甯甚猛而馴隨予

遷合浦過澄邁泗而濟路人皆驚戲為作

此詩



烏喙本海獒幸我為之主食餘已瓠肥終不憂鼎俎  
畫馴識賓客夜捍為門戶知我嘗北還  
跳跟趁僮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躡徑度清深浦  
拍浮似鷺鷥鳴登岸劇趨虎盜肉亦小疵鞭筆當貫汝  
再拜謝恩厚天下遺言語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

澄邁驛過潮閣二首

倦客愁聞歸路遙眼明飛閣俯長橋貪看白鷺橫秋  
浦不覺青林沒晚潮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鷓沒  
愛青山一髮是中原

洞酌亭詩并引

瓊山郡東發泉窟發然皆冽而不食丁丑歲六月軾  
南遷過瓊始得雙泉之甘於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  
自是汲者常滿泉相去咫尺而異味庚辰歲六月十  
七日遷于合浦復過之太守承議即陸公求泉上之  
亭名與詩名之曰洞酌其詩曰

洞酌彼兩泉挹彼注茲一餅之中有澠有淄以淪以  
烹衆噉莫齊自江徂海浩然無私豈弟君子江海是  
儀既味我泉亦齊我詩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  
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棄樽意粗識軒轅奏  
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竒絕冠平生

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準行院

荒涼海南比佛舍如鷄栖忽此榕林中跨空飛拱枅  
當門洌碧井洗我兩足泥高堂廢新甍洞戶分角圭  
倒床便井寢鼻息如虹霓僮僕不肯去我爲半日稽  
晨登二葉舟醉瓦十里谿醒來知何處歸路老更迷  
廉州龍眼實味殊絕可敵荔枝

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棋與橘未易相可否

我西海濱琪樹羅立圃粟粟似桃李一一流膏乳  
坐疑星頂空又恐珠還浦圖經未嘗說玉食遠莫數  
獨使皴皮生弄色映凋俎蠻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汗

合滯愈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嶽留  
詩壁上云閑伴孤雲自在飛東坡居士過  
其精舍戲和其韻

孤雲出岫豈求伴錫杖凌空自要飛爲問庭松尚西  
指不知老矣幾年歸

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庵已居  
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



和之云

寂寞王子猷回船剡溪路超遙戴安道雪夕誰與度  
倒披王<sub>恭</sub>茶毫半掩素安戶應調折絃琴自和<sub>燕</sub>須句

歐陽晦夫惠琴枕

中郎不眠仰看屋得此古樣圍尺竹輪困澁落非<sub>雷</sub>  
用剖作袖琴徽軫足流傳幾處到淵明卧枕綸巾酒  
新漉孤鸞別鷓誰復聞島息鞫鞫自成曲

留別廉守

編<sub>籜</sub>以<sub>荳</sub>猪<sub>墜</sub>塗以塗之小餅如嚼月中有<sub>酥</sub>與<sub>餡</sub>  
懸知合浦人長誦東坡詩好在真一酒爲我醉宗<sub>資</sub>

餅筍詩非引

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東坡中鵬聞<sub>筍</sub>  
香杳若在雲霄間抑揚往返粗中音節徐而察之  
則出於雙餅水火相得自然吟嘯蓋食頃乃已坐客  
驚歎得未曾有請作餅筍詩記之

孤松吟風細泠泠獨蠶長縹女媧筍陋哉石鼎逢<sub>弥</sub>  
明丘蚓竅作蒼蠅聲餅中宮商句相<sub>賡</sub>昭文無<sub>虧</sub>亦  
無成東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勞吾耳鳴

歐陽晦夫遺接羅琴枕戲作此詩謝之

瓊兒過嶺今七年晚塗更著<sub>黎</sub>衣冠白頭穿林<sub>要</sub>藤



帽赤脚渡水須花纒不愁故人驚繼倒但使俚俗相  
恬安見君合浦如夢寐挽須握手俱沈瀾妻縫接離  
霧縠細兒送琴枕冰徽寒無絃且寄陶令意倒載猶  
作山公看我懷汝陰六一老眉宇秀發如春鸞羽衣  
鶴氅古仙柏岌岌兩柱扶霜紈至今畫像作此服凜  
如退之加渥丹尔來前輩皆鬼錄我亦帶脫巾款寬  
作詩頗似六一語徃徃亦帶梅翁酸

次韻王鬱林

晚塗流落不堪言海上春泥手自翻漢使節空餘皓  
首故侯瓜在右顏垣平生多難非天意此去殘年誰

主恩誤辱使君相枚拔寧聞老鶴更乘軒

滕州江下夜起對月贈邵道士一首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憶此白玉盤  
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湍起舞者誰歟莫作三人看  
崎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  
序頭有白酒益若白露溥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  
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小兒遊

同游東山浮金堂戲作此詩

昔與徐使君共賞錢塘春愛此小天竺時來中聖人



松如遷客老酒似使君醉繫舟藤城下弄月鐔江濱  
江月夜夜好雲山朝朝新使君有令子真是石麒麟  
我子乃散材有如木輪困二老曰接舞兩印扁角巾  
醉卧松下石扶歸江上津浮橋半沒水揭比碧鱗鱗  
送鮮于都曹歸蜀漢口舊居  
籬盡霜須照碧銅依然春雪在長松朝行犀浦催收  
茅夜渡繩橋看伏龍莫歎倦游無駟馬要將老健敵  
千鐘子雲三世惟身在爲向西南說病容

送鄧道士彥蕭還都嶠

乞得紛紛擾擾身結茆都嶠與仙鄰少而寡慾顏常

乃老不求名語益真許萬有妻還學道陶潛無酒亦  
從人相隨十日還歸去萬劫清遊結此因

書韓幹二馬

赤鼻碧眼老鮮卑回策如索獨善騎赭白紫駟俱絕  
世馬中岳湛有妍姿

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道迨二子

皇天遣出家臨老乃學道北歸爲兒子破戒堪一笑  
披雲見天眼回首失海潦蠻唱與黎歌餘音猶杳杳  
大兒牧衆禪四歲守孤嶠次子病學醫三折乃粗曉  
小兒耕且養得暇爲書繞我亦因詩酒去道愈茫渺



紛紛何時定所至皆可老莫學柳儀曹詩書教紙擦  
亦莫事登陟谿山有何好安居與我游閉戶淨洒掃

贈鄭清叟秀才

風濤戰扶胥海賊橫泥子胡為犯二佈傳此一一笑  
問君奕所欲欲談仁義耳我才不遠人所有聊足已  
安能相付予過聽君誤矣霜風掃瘴毒冬日積清爽  
年來萬事足新火惟一死澹然兩無求滑淨空紫几  
和孫叔靜兄弟李端叔唱和一首

病骨瘦如新霜鬢帶更疎喜聞新國政兼得故人書  
柔燭真如夢傾盃不敢餘天涯老兄弟懷抱幾時流

廣休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答之

坐還粗勝虞早退不如疎垂死初聞道平生誤信書  
風濤驚夜半疾病送災餘頗有蕭夫子幽懷得少據  
心閑詩自放筆老語翻疎贈我皆強韻知君得異書  
滔滔沮叟是綽綽孟生餘一笑滄溟側應無憤可據

王進叔所藏畫跋尾五首

徐熙杏花

江左風流王謝家盡携書畫到天涯却因梅雨丹青  
暗洗出徐熙落墨花

趙昌四季



芍藥

倚竹佳人翠袖長  
天寒猶著薄羅裳  
揚州近日紅千  
葉白是風流時世粧

躑躅

楓林翠壁楚江邊  
躑躅千層不忍看  
開卷似知歸路  
近劔南樵叟為施丹

寒菊

輕肌弱骨散幽葩  
真是青裘兩鬢丫  
便有佳名配黃  
菊應緣霜後苦無花

山茶

掃盡粉絲黃落葉  
猶收密露香  
待得春風  
年來殺寂有飛霜

和黃秀才鑒空閣一首

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為境  
挂空如水鑒寫此山河影  
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求  
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  
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  
妄云柱兔蟬俗說皆可并  
我游鑒空閣缺月正淒冷  
黃子寒無衣對月句愈警  
借君方諸淚一沐管城穎  
誰言小叢林清絕冠五嶺

韋偃牧馬圖一首

神工妙技帝所收  
江都曹韓逝莫留  
人間畫馬唯韋



疾當年為誰掃驂騎至今霜曉踏長揪  
困卧沙壠頭沙苑茫茫蒺藜秋風髮霧  
鼠寒颼颼龍種尚与鴛胎游長藉短豆  
豈我羞八鑿六轡非馬謀古來西山與  
東丘

題靈峯寺樂一首

靈峯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  
前世德雲今我是依希猶記妙高臺

衆妙堂一首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  
夫物芸芸各歸根衆中得一道乃存  
道人晨起開東軒跌坐一醉扶

發日魂我自日月誰使吞

題馮通立明月湖詩後一首

老衍清篇墨未枯馮通立詩作語尤殊  
呼兒淨洗涵星

硯為子賈歌墮月湖聞道辨江空

還珠請君多釀蓮花酒準擬王喬下  
履見補兩

聯柯江也河形如次韻鄭公夫一首

次韻鄭公夫一首

一落泥塗迹愈深八新如桂米如金  
長庚到曉空陪月太歲今年合守心  
相與齧齧持漢節何妨振履出



高音孤雲倦鳥空亦往自要閑飛不作靈  
一生憂患萃殘年心似驚蟄未易眠海上偶來期汗  
漫葦間猶得見寅良醫自要經三折老將何妨敗  
兩豔收取桑榆種采棗祝君眉壽似增川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其辭曰我夢扁  
舟浮震澤雪浪橫江千頃白覺來滿眼是  
廬山倚天無礙開青壁蓋實夢也昨日又夢  
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子覺而思之蓋南  
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得  
來書已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已故

先寄此詩

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廬山覺又非春草池塘惠連  
夢上林鴻鴈子知歸水香知是曹谿口眼淨同看古  
佛衣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真依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

華髮蕭蕭老遂良  
蘇州河南通云即日遂良第一身萍  
挂海中火無錢種菜不為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疎  
正類孔文舉凝絕四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  
年供奉殿西廊  
在後

森森畫戟旌朱輪  
在後  
空誅梁公覺有神白傅間游空誦



句事見樂天吳拾遺窮老敢論親事見子美東海

莫懷踈愛意西風幸免庾公悲為公過嶺傳新唱

發寒梅一信春

次韻韶州李通直二首

一篇瀧吏可書紳吳向長沮更問津老夫常愛伴新

鬼歸來且喜是陳人曾陪令尹蒼髯古又見郎君白

髮新回首天涯一川恨却登梅嶺望楓宸

青山松在古城隅萬里歸來卜築初會見四山朝鶴駕

更有三李控鯨魚欲從抱朴清家學應怪中郎得異

書符我丹成馭風去借君雙行與霞裾

見人君曲江同論內外丹且出其數日道舊感歎且歡

秋韶州養老愛菁蘆菴羨一首

我昔在田間寒庖有一珍烹常支折脚鼎自煮菹蔓菁

中年失此味想像如心開生誰知南嶽老解作東坡羹

中有蘆菴根尚含撓玉路清勿語貴公子從渠醉羶腥

李伯時畫十六弟亮功舊宅圖一首

樂天蚤退今安有摩訶詰長閑古亦無五畝自栽池上

竹十年空看輞川圖此聞陶令關三徑應許揚雄寄

一區晚歲與君同活計如雲鷺鴨散平湖



贈龍光長上元一首

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卽嶺北萬人看。  
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

贈嶺上老

鶴骨霜髯心已灰，青衫白合抱手親。  
裁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箇回。

贈嶺上梅

梅花開盡雜花開，過盡行人君不來。  
不惹青梅堂裏酒，要看紅雨熟黃梅。

予昔過嶺

而南題詩龍泉鐘上

北次其韻

春風卷黃落，朝雨洗綠淨。  
人貪歸路好，卽近中原正。  
下嶺獨徐行，艱嶮未敢忘。  
遙知叔孫手，已致魯諸生。

過嶺二首

暫若南冠不到頭，却隨北鴈與歸休。  
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丘。  
當日無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  
劍關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爲玉局游。  
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谿一勺甘。  
夢裏似曾過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  
波生濯足鳴空澗，霧縠纒征衣滴翠嵐。  
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巖花雨落毵毵。



留題顯聖寺一首

渺渺疎林集晚鴉，孤村烟火梵王家。幽人自種千頭橘，遠客來尋百結花。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剛試雨前茶。我疑歸夢西南去，翠竹江村綠白沙。

子初謫嶺南過曰氏水關東南一峯豐下  
銑上俚人謂雞籠山予更名獨秀峯今後  
過之戲留一絕

倚天巉絕玉浮屠，肯與彭郎作小姑。獨秀江南知有意，要三二別四方。盡乞數珠一香，贈南禪徒老。

從君竟數珠，老境仗消遣。未敢轉千佛，且從千佛轉。儒生推變化，乾策數大衍。道士守玄牝，龍虎看舒卷。我若安能為萬劫，付一喘。默坐閑塵界，往來八子反。區區我所寄，塵緒蠶在。蜚適從海上，回蓬萊又清淺。

營孤臺和甫過虔州

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閑游。贛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楚山微有霰，越瘴久無秋。望斷橫雲嶠，魂飛絕雪洲。曉鐘時出寺，暮鼓各鳴樓。歸路迷千嶂，勞生閱百州。不隨猿鶴化，甘作賈胡留。我有貂裘在，猶堪買劍舟。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此詩復次



前韻

大邦安靜治小院得閑游  
贛水雨已漲廉泉春未流  
同烹真茗雪一洗瘴茅秋  
秋思生萼贈寒衣待橘洲  
揚雄未有宅王粲且登樓  
老境無多日歸心夢樂州  
敢因逃酒去端為和詩留  
舊篔簹蔽新語清風自滿舟

贈虔州術士謝君

屬國新從海外歸君平且莫下簾帷  
前生恐是虛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死後人傳戒定慧  
生時宿直斗牛箕憑君為筭行年看便數生時到死持

虔州景德寺藥師湛然堂一首

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灰槁照不滅  
方定之時慧在定定慧寂照非兩法  
妙湛摠持不動尊默然真入不二門  
語息則默非對語此語要將周易論  
諸方入此雷電不容細看真頭面  
欲知妙湛與摠持更問江東三語掾

和陽行先一首 用鬱孤臺韻

室空惟法喜心定有天游  
摩詰元無病須洎不入流  
苦嫌尋直枉坐待寸田秋  
雖未麒麟閣已逃鸚鵡洲  
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  
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遁州  
技藝終相魯辟穀會封留  
用舍俱無礙飄然不繫舟



用數珠韻贈湜長老

嗣宗雖不言叔寶猶理遺東坡但熟睡一夕一展轉  
南遷昔虞翻却掃今馮衍古佛既手提諸方皆席卷  
當羊清隱老鶴瘦龜不喘和我彈丸詩百發亦百反  
香年日凋喪但有犢角重時來窺方丈共笑虎毛淺

私猶子遲贈孫志舉

軒裳大爐韞陶冶一世人從衡落槩誰復其飢貧  
可惜方回癡初不疑嘉賓頗念懷祖黠暝兒與兵姻  
失身儘一浩渺投老無涯垠回看十年舊誰似數子真  
孫郎表獨立霜戟交靈闥深居不汝覲豈問親與隣

遠技皆秀傑英氣推伯仁我從海外歸喜及空峒春  
新年得異書西郭有逸民真行先以證小孫又過我  
歡老平生親清詩五百言句句皆絕倫卷八雖未休  
要足丹砂銀我家六男子朴學非時新詩詞各臻臻  
老語徒周諄願言數夙好求與竹林均六子豈可忘  
從我屢厄陳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鳳凰覽德輝遠引不待遣鷓鴣戀庭宇倏忽來十轉  
那將坐井蛙而比談天行蠹魚著文字搗死猶遭卷  
老牛疲耕作見月亦妄喘東坡方三問南禪已五反



老人但目擊侍者應足重寂後六蟲篇深菁恨語淺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  
之二首

未來不可招已過那容遣中間見在心一一風輪轉  
自從一生二巧歷莫能衍不如袖手坐六用都懷卷  
風雷生擊欬萬竅自號喘詩人思無邪孟子內自反  
大珠分一月細縷合兩重累然挂禪床妙用夫豈淺  
朝來取飯化乃是維摩遣金鋒雖未露平藏已曾轉  
說有陋裴顧談無笑玉衍看經聊尔耳遮眼初不卷  
三咤故自醒一吠何由喘請歸視故槽靜夜珠當反

安居二十年 古衲磨山僧持珠尚默坐豈是功用淺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

文字先生飲 謂蜀中江山清獻游典刑傳父老算姪繼

風流度嶺逢梅雨還家指麥秋自慙鴻鴈侶爭集稻

梁洲野闊橫雙練城堅聳百樓行看鳳尾詔却下虎

頭州君意已吳越我行無去留歸塗應食粥乞米便

君舟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高門元世舊客路晚追遊清絕聞詩語踈通豈法流  
傳家有衣鉢斷獄盡春秋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州



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恨賦投湘水，悲歌祀柳州。  
何如五字律，扣與一樽留。更約登塵外，歸時月滿舟。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人衆者勝天天定亦勝人，鄧通豈不富郭解安得貧。  
驚飛賀厦鷺走散入幕賓，醉眠中山酒夢結南柯烟。  
寵辱能幾何悲歡浩無垠，回視人間世了無一事真。  
洒掃舌玉局香火通帝閭，我室思無邪我堂德有隣。  
所至爲御里事隨交其仁之子富經術世尉如井大春。  
蛇蟻楚南控液氣主此民，唱高和自寡非我誰當親。  
譬彼懈谷竹翦我待冷倫俗學吁可鄙，紙繒肥弱銀

聊將調瘼鬼亦復爭華新，願子事篤實浮言掃謔詩。  
窮通付造物得喪理本均，期子如太老會當發陳陳。

崔文學甲携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  
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一篇

示志舉

象服盛簪珥豈是邢夫人，弊衣破冠屨可憐范叔貧。  
君看崔員外晚就觀國賓，當年頗赫赫翁媪爭爲加。  
事見退之贈崔員外詩 躡躑阻風水橫斜挂邊垠，青衫映白髮。  
今似梅子真道存百無害，甘守吳市園自言捩角歲。  
慈母爲擇鄰邦人驚似舅，猶矯惡不仁詩又非他師。



家法乃富春豈非空同秀為國產雋民挺然齊魯生  
近出姬姜親為文不在多一頌了伯倫清詩要鍛鍊  
乃得金中銀自我遷嶺外七見提火新著書已絕筆  
一默含千諱賈序和葦蒿天節非人均時時自娛嬉  
豈為俗子陳

畫車詩二首

何人畫此隻輪車便是當年敬器圖上易下難須審  
細左提右挈免踈虞  
九衢歌舞頌主明誰測寒泉獨自清賴有千車能散  
福化為膏雨滿重城

虔州呂倚承奉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已  
好收古今帖貧甚糲食不足

揚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過不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  
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宮飢來據案案字不堪爇  
拈腸五十卷磊落相撐拄吟為調發聲時有身可句  
為語里長者德齒敬已古如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  
王子直去歲送子由北歸往反百舍今又  
相逢韜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別

米盡無人典破裘送行萬里一鄒游解舟又欲攜君  
去歸舍聊須與婦認聞道年來丹伏火不愁老去雪蒙



頭刺買山田添鶴口廟堂新拜富民侯

次韻王晦叔二首

人老家何在龍眠雨未驚酒船回太白揮手候淵明  
幸與登仙郭同依坐嘯成小樓看月上劇飲到參橫  
鐘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雨已傾盆落詩仍翻水成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

橫空初不跨鵬翮但覺胡床步步高器之言嘗夢飛  
來皆起一枕書眠春有夢扁舟夜渡海無濤歸來又  
見艤茶陸多膏仍逢止酒陶笑說南荒底處所愁今

松葉下亭臯

寒食與器之

城南鐘鼓鬧清新端為故地堂上

客誰為寂照境中人紅地國驚曉綠葉成陰雨

洗春記取明年作寒食化曾與此翁鄰

器之好談禪不喜游山山中筴出戲語器

之可同參王初長老作此詩

叢林真面丈磁嗣有橫枝王不怕石頭路來

叅王拱師聊憑栢樹子與問籜龍王瓦礫猶能說此

君那不知



未和清都觀謝道士童顏鬢髮問其年  
於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

鏡湖勅賜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翁  
窮愁未容春夢斷清都究在默存中  
每逢佳境携兒去試問流年與  
我同自笑餘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  
州江水忽清漲丈餘船不三百里無一見者  
至水相若之解舟去予獨游清都作此詩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苦而腴祇有琴聰與蜜殊  
而學詩後棄詩而學道其詩似能然而加堆後  
曾什殊詩敏技立成而工妙能人遠甚殊辟  
密語帶煙霞從古少

到公無

謂無酸也

香林乍喜聞蒼荀古井惟愁斷轆

驢為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可是詩奴

張競辰求康所居萬卷堂

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祿吞心梁  
豈惟鄰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秘書  
兒童拍手笑何事笑久空腹談經義  
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共揚雄說奇字  
清江紫山碧玉環下有老龍千古閑  
知君好享家有酒化為老人夜扣關  
留侯之孫書滿腹玉函寶方何用讀  
康梁空復五車多圯上從來一篇是

劉壯與長官是是堂



間燕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  
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當為感麟翁善分編錄  
抑為阮嗣宗滅否兩含糊劉君有家學三世道益孤  
陳古以刺今袖史行天誅眩如大明鏡百陋逢一姝  
鷄立時四顧何由擾羣狐作堂名是是自說行坦途  
孜孜稱善人不善自遠但願君置坐右此語禹所謨  
予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口  
則石已為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韻以自解  
云

江邊陣馬走千峯問訊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隨清夢

劉夢

得

以

九

轉

真

形

猶

在

畫

中

歲

同

元

亮

却

掃

何

人

伴

敬

通

范

玉

色

自

恐

龍

趨

背

子

銅

盆

一

石

拱

依

石

正

色

有

洞

水

怪

次

韻

郭

功

甫

二

首

看

雲

泉

石

豈

知

真

腐

即

神

奇

海

北

天

南

駕

雲

鶴

今

悔

不

卑

飛

可

憐

倦

鳥

不

知

時

空

羨

騎

鯨

得

所

歸

角

萬

人

沙

苑

看

孤

飛

次

韻

法

芝

來

詩

一

首

看

雲

泉



春來何處不歸鴻，非復蘇中踏舊蹤。但願老師真似  
月，誰家囊裏不相逢。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汗人。但怪雲山不改  
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好，遇物無情句  
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

曉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一

首

一梳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此幽眠。關心暖胃門冬  
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夢中作寄朱行中

岸不作六器，誰知貴瑛璫。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  
相如起睨柱，頭壁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開。  
雖微韓宣子，鄙夫亦辭環。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

荅徑山琳長老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結。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呪真浪出。







濁醪有妙理賦一首

天慶觀乳泉賦一首

琴操一首

醉翁操一首

辭二首

王大年哀辭一首

鍾子翼哀辭一首

頌一首

挂酒頌一首

銘八首

四達齋銘一首

揮勝亭銘一首

德威堂銘一首

洗玉池銘一首

雪浪齋銘一首

漢鼎銘一首

潛玕閣銘一首

九成臺銘一首

詩

何公橋詩一首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鶴在河順水而行  
雲駭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  
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汚彼濫觴蛙跳鯨游溢而懷山  
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壤舞于盤渦米折雷解  
坐使此邦盡為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  
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獲止更此百難  
公心如鐵非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  
如負其子疏為玉虹隱為金堤直欄橫檻百買所稱  
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誰呼填道抱其馬是我歎而言  
視此滔滔未見一若孰為此橋願公年歲與橋同久

於節後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  
子孫不忘

賦

黠鼠賦一首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  
燭之有橐中空嚶嚶聲聳聳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  
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橐中  
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為何聲豈  
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  
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橐中橐堅而不可穴



也故不蓄而蓄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  
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  
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處之計中驚賦免於處女烏  
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言余者曰汝  
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乎汝而二乎物  
故一鼠之蓄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  
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虿此不一之  
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  
執筆記余之作

秋陽賦一首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  
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  
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  
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群木夫是以樂而賦之  
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  
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  
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子者乃  
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烝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  
一后土冒浚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  
蚓行於几席夜遠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



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未已實而生耳指方秀  
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頽穿面垢落無之塗目泣瀑  
薪之煙釜餽其空四鄰悄然鸛鶴鳴於戶庭婦宵興  
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難  
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鏗如婢喜而告  
子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世矣  
浴於盼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  
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  
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  
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

然而炎非其辱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  
炎者也云何以夏為盾而以冬為袞乎吾儕小人輕  
愠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  
以無惑居不墜戶出不傾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  
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洞庭春色賦一首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  
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雪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  
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



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銀且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  
人窠娟娟兮秋風泛天宇兮清朗吹洞庭之白浪漲  
北渚之蒼濤携佳人而往游勃霧鬢與風鬢命黃頭  
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採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  
之膏忽雲烝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潛翠勺銀盃紫綉  
青綸隨屬車之鳴夷欵木門之銅鑲分帝觴之餘醴  
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葦散腰足之痺頑盡三  
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髮盡鼓巴  
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闕卧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  
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吊夫差之博解屬此觴於西子  
泚亡國之愁顏驚羅機之塵飛火舞袖之弓彎覺而賦  
之以授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夸矣公之其為我刪  
之

中山松醪賦一首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之無淺散星  
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訢予以不漉三千歲之  
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魚三共於束  
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構眉三已遠尚  
藥石而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尔灰  
燼之中免尔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三於烹熬



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出  
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  
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麴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  
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  
罷兒童之擗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  
峯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猿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  
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  
爭槥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  
不可及歸舖歎其醜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  
遊而續離騷也

沉香山子賦一首

子由生山作

古者以芸為香以蘭為芬以鬱鬱為標以脂蕭為焚  
以椒為塗以蕙為薰杜衡帶屈菖蒲薦文麝多忌而  
本羶蘇合若薝而實葷嗟吾知之幾何為六入之所  
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鬢髯或  
鼻勞而妄聞獨沉水為近正可以配詹匐而並云矧  
儋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  
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之枯  
朽宜爨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嶢然可欣如太華之倚  
天象小孤之挿雲往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懃子



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  
幽芳於悅怍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蓋非獨  
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酒子賦一首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  
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  
予寧其醅之滴以靳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為賦  
之

米為母麴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  
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論其糟飲其友先生既

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稱酒之初注兮若嬰兒之  
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  
於蠶室兮醜雛鷺之醜醜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  
而秋淒自我瞽腹之瓜罌兮入我四中之荷盃噉朝  
霞於霜谷兮濛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  
搯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兮及實際而形開顧無以  
醉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為瓊瑰歸懷壁且握珠兮挾  
所有以傲取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

濁醪有妙理賦一首

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



渾益益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  
伊人之生以酒為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  
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  
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  
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  
春風疑宿雲之解駁漏朝日之暎紅初體粟之失去  
旋眼花之掃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  
不頌德而言功兀尔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  
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  
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孺

和光之瑩不可以鋪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煖我  
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  
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  
之良之何必一石亦醉罔問州閭五斗解醒不問妻  
妾結襪廷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鞞殿上夸謫仙之敏  
捷陽醉邊地常陋王式之褊鳴歌仰天每譏揚惲之  
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  
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  
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  
濟而射木人又何指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在疎



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  
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  
醪然後舉窪樽而屬無口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利化天一為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穉也夫物  
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  
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為  
往來之氣也為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  
滅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滅者一出而不復返  
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

凡水之在人者為汗為涕為淚為血為漉為淚為  
涎為淚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焉然後肇形於有  
物皆滅而不能返故滅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  
華池之真液下涌於舌成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  
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為金丹之祖長生不死  
之藥也今天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為江湖井泉  
上則為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  
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息心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  
涇渭之下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  
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



其而不能決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僊耳卜築城南鄰  
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漣乳獨發於宮中給吾  
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餅  
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  
歸鏘瓊佩之落谷澗玉池之生肥吾二噉而遠返懼  
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  
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  
於庶幾

琴操

醉翁操一首并引

琅琊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  
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  
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宕而音  
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  
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  
亦倚其詞以製曲雜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詞所絀約  
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  
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  
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



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  
此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  
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四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  
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微外三兩絃

辭

王大年哀詞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  
諸軍居相隣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  
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侃侃自若未嘗降色詞  
公弼亦敬焉予始兵之間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

軍節度使諱全斌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  
七十餘級手射殺二人而奏功不實或勸君自言君  
笑曰吾為君父戰豈為賞哉子聞而賢之始與論文  
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予文每為出一篇輒  
拊掌歡然然日子始未知佛法君為言大略皆雜見  
至隱以目證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書蓋自君發之  
其後君為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  
皆以為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  
謹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予既悲君之不



遇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挽之詩以餞之其詞曰  
君之為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為士  
涵詠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傑是友  
沒而無聞朋友之咎驥墮地走虎生而班視其父子  
以考我言

鐘子翼哀詞 并引

軾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處有  
隱君子鐘君與其弟榮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  
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

未為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  
之其後五十有五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  
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  
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  
作此詞君諱棊字子翼博學篤行為江南之秀歐陽  
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  
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觀欲籍民財為戰  
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  
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  
為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為一



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度人以安其  
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洶  
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礮斲而其君子抗志礪  
節敏於學矯矯鐘君泳于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困  
不求人老愈慤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吾先君  
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  
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醜此  
濁覓觀江山扣歷泉石步犖确先君北歸君老于度  
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旣平墓木惺三子有立移壽

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虛空  
俯仰變滅過電電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頌

桂酒頌

禮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  
也古者非喪食不徹薑桂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  
可以爲酒也本草桂有小毒而菌桂牡桂皆無毒大  
略皆主溫中利肝肺氣殺三蟲輕身堅骨養神發色  
使常如童子療心腹冷疾爲百藥先無所畏陶隱居  
云仙經服三桂以葱涕合雲母烝爲水而孫思邈亦



云久服可行水上此輕身之效也吾適居海上法當  
數飲酒以禦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  
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  
酒天祿也其成壞美惡世以此主人之吉凶吾得此  
豈非天哉故爲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  
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  
其詞曰

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  
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娘黃金山空青丹砂晨暎珠  
夜明百卉甘辛角芳馨梅禮沈水乃公卿大夫芝蘭

薰蘅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懼畏時靡  
出溱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  
渥丹身毛輕冷然風飛罔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  
我常作醉中醒

銘

四達齋銘

并引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肩  
山蘇軾過而爲之銘曰  
有藏于中必謀于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  
空洞無物戶牖闔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



我無可攘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赤谿四出其齋以達民迷

擇勝亭銘

維古潁城因潁為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温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楫夏潦所裹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鑿枳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徃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黃洗暉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被襖而祥可使太白冰月而狂既薺我茶

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秋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故又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為室無何為鄉神馬尻輿孰為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土我銘斯亭以砭世育

德威堂銘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



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  
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  
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下之事  
尚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能  
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  
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尊安乃力請而歸  
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夾聘軾奉詔館  
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政容曰此潞公  
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  
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

年有不如貫穿古今冷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  
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旣歸洛西羗首領有溫  
谿心者請於遣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  
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  
以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  
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  
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  
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  
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  
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



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  
崧洛有光駕言三城川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  
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兩河  
四方其訓之

洗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為急秦漢以還龜王道熄六器僅存  
五瑞莫輯趙璧婦玩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鵲抵晉棘  
維伯時父吊古啜泣道逢王人解駟推食劍璣鍼秘  
錯落其室既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父就淪  
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  
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  
仲和父銘之維以咏德

雪浪齋銘并引

予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  
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盛之  
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  
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文八盆伏流飛空漱其  
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漢鼎銘并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靡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

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謾造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



存而昌鼎云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  
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奉奉於一物孺子之智婦  
人之仁烏乎悲矣

惠州李氏潛亦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洑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  
勝而栖神蔚鷲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  
庭宇跨飲江之黿龜爰飛簷與鐵柱挿清江之齋淪  
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  
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具闕  
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鰕與鱉  
蟻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  
妙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  
之或殺終不殺之為仁

九成臺銘一首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王局散吏蘇軾為之銘  
曰白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  
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於人器兩  
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三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  
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  
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



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予  
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  
絲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  
之呼吸絃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  
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  
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旣已粲  
然畢陳于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東坡後集卷第八

東坡後集卷第九

硯銘十一首

丹石硯銘一首

王仲儀硯銘一首

端石硯銘二首

黃魯直銅雀硯銘一首

陳公密子石硯銘一首

龍尾石月硯銘一首

邁硯銘一首

迨硯銘一首

卯硯銘一首

唐陸魯望硯銘一首

贊八首

東坡後集卷八

一七



九馬圖贊一首

黃初平牧羊圖贊一首

二踈圖贊一首 延州來季子贊一首

偃松屏贊一首 三馬圖贊一首

李潭漢馬圖贊一首

李端叔真贊一首

雜文十五首 續養生論一首附

太息一首

書王與所藏 太宗御書後一首

送錢唐僧思聰歸孤山一首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一首

趙德麟字說一首

書晁無咎所作杜與子師說後一首

書東皋子傳後一首

書黃子思詩集後一首

外曾祖程公逸事一首

藥誦一首 補述山文二首

東坡酒經一首

書柳子厚牛賦後一首

剛說一首



硯銘十一首

丹石硯銘一首

唐林天遺予丹石硯粲然如芙蓉之出水殺墨而宜  
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  
予蓋知之銘曰彤池紫淵出日所浴丞為赤霓以貫  
賜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壁水環復耕于  
中洲藝我玄粟投種則獲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一首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  
質小任志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端石硯銘二首 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少而好直贈以端硯且銘  
之曰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為煤孤竹為筆蓬麻  
效紙仰泉致滴斬几信聲鉤以全吾直  
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  
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黃魯直銅雀硯銘一首

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  
得反天宅遇發丘將復為麟獲纍然黃子玄豈尚白  
天實命我使與其蹟



陳公密子石硯銘一首

孰形無情古亦卵生黃胞白絡以孕黝頰已器不死  
可候雨晴天界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一首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者我生明而  
運墨者旁死魄忽玄雲之靈對觀玉兔之沐浴集幽  
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  
不沒

邁硯銘

邁往德興費以  
一現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

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閔重湫得之艱豈輕授旌苦  
學界長頭

郊硯銘一首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郊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峻  
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一首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實實相予為散  
入出叢書



贊八首

九馬圖贊一首并引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  
 詩者也拳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  
 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為幾日  
 筋骨應圖至三萬疋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監挽磨  
 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為至駸其一毛棄我千里  
 蹠齧是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求歎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一首

養性女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  
 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為石起  
 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上賓羊服箱號稱兩工  
 行四方莫隨上林芒屨即親門舐地尋鹽湯

二疎圖贊一首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夔和之於赫漢高  
 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  
 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  
 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延州來季子贊一首并引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  
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  
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  
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  
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十里將兵季子何其  
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  
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  
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  
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  
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

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  
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  
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  
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  
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  
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  
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  
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  
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秦伯之德鐘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



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依松屏贊并引

予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  
春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  
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  
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  
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清  
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不骨磽磽鬱鬱  
方春不知江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

以洗我瘴

三馬圖贊一首并引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  
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教武備師  
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  
之遂禽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  
遣使告求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顛而鳳膺  
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  
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  
廷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



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  
魏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為熙河帥西蕃有貢  
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  
之奇為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其  
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  
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  
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  
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  
在惠州謫居無事閱相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  
馬之神駿乃為之贊曰

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嫫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  
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昆璽帝念民乃  
下招箭歸雲逝房妖

李潭六馬圖贊一首

六馬異能以似為妍畫師何從得所以然相此養者  
舉膺見咽方其養時槁木萬錢絡以金玉非馬所便  
烏乎各適其適以全吾天乎

李伯時畫李端叔真贊一首

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胷腹之掀然以為可得  
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



畫于龍眠矣嗚乎將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為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

雜文十五首

太息一首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

在北海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嘗避之方是時士以剝裂為文取取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城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滌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也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為可以與於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中之且可以愛惜口舌



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後以工游不及暮年而論議日漸若將施於用者欲歸而止親且不忍去烏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正而作太息一篇以錢其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後出之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一首

日行于天委照萬物之上光之所及或流為慶雲結為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于筆墨搗藻尺素之上斥翰圍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為多子孫世守之遂為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

丁巳出以示臣賦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送錢唐僧思聰歸孤山叙一首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為誠孰為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惠惠獨不生定乎伶立有言惠則通通則流是焉知真惠哉醉而狂醒而止惠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通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堦惠之



生定遠於定之生惠也錢唐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  
二捨琴而學捨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  
遂讀華嚴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  
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觀世音語字之曰聞復使  
聰日進而不已自聞思修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  
慧盡爲蘊廬而况書詩與琴乎雖其苦之學道無自  
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偃倭承蜩苟有以之其巧智物  
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  
如水鏡以一合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  
聰得道淺深之候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從一首

子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子既有  
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歎之歎遂請梓州得  
之子時以詩送行有掃棠陰踵畫像之語旋出領杭  
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  
矣盍徃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  
孺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  
乞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  
典領實錄見熙寧中正孺爲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  
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除正孺直祕閣士大夫以才



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  
為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  
諸公送行詩于石求余為跋尾乃託所聞以遺之且  
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趙德麟字說一首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  
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勲名聞者  
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材與天下共之增  
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  
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

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  
時遊得共為人博學而文為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  
於為政予以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  
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  
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  
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  
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  
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  
為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  
室之賢而主上虛已盡下來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



皆抑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為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名而馳之既

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為之說

書晁無咎所作杜與子師字說後一首

易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虛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與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虛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祿未及既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與無咎忘物

然者可謂富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書東臯子傳後一首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曾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



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蓄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醪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申美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上

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黃子思詩集後一首

予嘗論書以謂鐘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鐘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常應物無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



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  
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  
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  
二十四韻恨當持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聞  
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  
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  
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  
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  
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  
此

外曾祖程公逸事一首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  
夫憚遠官官闕選土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  
山尉有得盜蘆葍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  
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  
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詐謂盜曰汝冤盍自  
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  
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誅囚罷歸不及月尉掾  
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  
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



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荷  
擔而往。暫對即主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  
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  
外祖父壽九一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  
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  
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  
不決豈三者亦因以舌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  
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  
之思實鐘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  
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藥誦一

嵇中散作幽憤詩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  
散髮巖岫。永彌長吟。願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  
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  
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  
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  
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  
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旤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  
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  
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



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壽有蟲館於吾後滋味  
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麩  
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伏苓麩足之飲食之外不  
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  
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為藥使人誦之日三日東坡居  
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  
之既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  
伏苓多矣居士則曰可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  
今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伏苓麻麥有時而置兮有  
則食無則已者與心無既兮烏乎噫嘻館客不終以

是為愧兮

補龍山文二首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相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  
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  
不見此文予乃戲為補之曰

征西大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萃哲壺歌雅奏  
緩帶輕恰胡為中觴一笑粲發揆揄競秀榆柳獨脫  
驥駮交鷲鷲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  
枯顛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閑達容此下士顛倒冠鞮  
宰夫揚解兒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立壑  
散髮箕踞墜重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  
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  
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  
歌詩寧擇請飲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叟

東坡酒經一首

南方之氓以糯與粃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  
辣揣之朽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麩而起肥  
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  
益悍此麩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

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  
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  
二兩之麩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  
必甕按而井泚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  
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麩  
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  
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後定也既定乃注  
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  
下此爰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芻得二斗有半此吾  
酒之正也先芻半日取所謂羸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



揉以餅麩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芻絕不焚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粘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書柳子厚牛賦後一首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

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  
巫輒云神惡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却藥禁醫不  
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  
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  
佛煥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  
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  
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  
記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



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  
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  
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  
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  
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  
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  
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  
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  
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  
矣公不荅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

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  
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  
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  
溪洞事宜州守王竒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  
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  
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  
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辜矣餘人  
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  
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  
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



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  
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  
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  
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  
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絕者甚多獨書  
此二事遺其子總勸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續養生論一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  
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  
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為君子貪狼

小人予參二人之學而為之說曰火烈而水弱  
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  
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  
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  
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為政也知此則知  
鈇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鈇凡氣之謂鈇或趨或蹶或  
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鈇也肺實出納之肺為金  
為白虎故曰鈇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膿  
血精汗便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為木為  
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顛



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  
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  
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為政聲色外誘邪淫內  
發壬癸之英下流為人或為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  
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拏隨之怒則  
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拊舞隨之心動於內  
而氣應於外是鈇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  
鈇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  
也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  
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

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汞乎蓋  
以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  
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  
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  
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為离离麗也必有所  
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  
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溢于玄膺若臯液而  
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  
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為水凡人  
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



二日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日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  
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日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為  
肉故五日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  
皆閉而以臍連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于火流  
于腦溢于玄膺必歸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姪是  
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于四支決  
于肌膚而日壯其窈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靈虛之自  
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為人逆  
行則為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東坡後集卷第九

東坡後集卷第十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劉愷丁鴻就賢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形勢不如德論

禮以養人為本論

既醉備五福論

御試制科策一道

擬進士對策一道

并引狀

王者不治夷狄論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  
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也故以不治治之治



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我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遣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之食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

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是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



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  
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  
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  
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  
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悻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  
邊鄙則已幸矣又況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  
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  
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  
來而書之以魯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  
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絕戎狄也疾夫以

而流入於戎狄者也謹論

劉愷丁鴻免賢論

論曰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  
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  
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  
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  
已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已  
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  
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  
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



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許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

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為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為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為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為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



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帝元成以侯讓其  
兄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  
易者世以為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  
以深嘉而屢歎也謹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論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  
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  
而卒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  
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  
無以逸失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

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  
不以為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  
學衰而道散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  
者之一偏以為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  
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為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  
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  
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是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  
故極言其大而深折其詞以為上好禮則民莫敢不  
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



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變遷之所爲汲汲於  
旱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志以  
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樂而使民勞  
苦獨賢爲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  
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  
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之卑者安爲卑  
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  
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爲多拘關者不自以爲  
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  
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

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  
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謹論  
形勢不如德論

論曰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  
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  
爲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  
藉其口矣請捨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  
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  
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  
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



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讎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剴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因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

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其詐因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以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苟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



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或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謹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論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

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巨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而聖人遠有如



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明天下之分也  
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  
使禮廢而不脩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  
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  
於劉向悼禮樂之以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為本如  
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  
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  
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為樂非夔襄而新晉代作  
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  
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忘禮者本也

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  
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  
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  
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為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  
則皆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  
之禮樂之興廢乎有日矣謹論

既醉備五福論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  
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樂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  
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



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  
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  
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  
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  
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  
下爲已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  
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  
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誄歌而稱頌之彼於金石溢於  
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  
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

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  
者是謂至誠行誠無近効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  
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  
齊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  
代之盛不能加惠未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  
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  
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  
介爾景福寫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者攸好  
德也高明今終者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  
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



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  
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  
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借老  
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  
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  
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故事又改為兮服  
其命服朱黻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  
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眇眇焉疾視而不能平  
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  
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言謂知本矣

論

御試制科策一道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  
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  
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蠶田  
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  
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  
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



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  
不知懼累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  
月壬子日食于朔涇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  
川騰溢求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  
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  
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  
其合於經乎方咸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  
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  
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攝姦或  
曰不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者

而海內虛耗首一亦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  
由形于詩道周公邇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  
伐大率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  
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請當  
責之內史肅賢之言不冝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  
之相推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  
守禦之方圉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  
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  
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倖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



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抑沆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救之勢洪手垂

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廷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



下之事業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以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

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誦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火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



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  
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雖鳴而起曰吾今日  
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果濟矣乎  
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  
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  
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  
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蠶田  
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人已浚浮  
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  
具力爭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  
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  
不知懼繫繫者眾愁數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  
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  
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  
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  
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  
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  
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



王用太公其相與問荅日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  
公用管仲其相與問荅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  
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  
默然而聽其所為則夫徇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  
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  
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古君能忘已而任我能無  
以小人問我乎度其能之心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  
人問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又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  
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  
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來去

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  
去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謹心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  
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諶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  
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  
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字者  
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  
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  
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  
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  
未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



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消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燕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挾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

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

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

朝廷置靈武於度外

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有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臍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



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  
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  
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  
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  
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  
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  
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  
又何徵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  
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  
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

夕變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古良帛而別  
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  
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  
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  
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兵  
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  
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  
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考可略  
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  
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



及其當遷地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  
有待也此之審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  
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  
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  
職司常從外第其入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  
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與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  
序者禮樂既與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  
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  
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諒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  
却行而未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

而賞之乎上之所守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

而治民者多徇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

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責歟夫禁

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

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

繫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

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

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未思厥咎深切在予

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比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

今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



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亢外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天淫雨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

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收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其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湯然與天下爲咻噏溫煖之政萬事情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



而六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瑞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耗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禮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踈也呂氏之時令則郊

宗一八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縈柱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齊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揅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因先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下身率之耳後官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



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耗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踈也呂氏之時令則柳

宗二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繫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齊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揅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因先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官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



禁今又何憂乎伏惟 制策有治當 內或曰何以  
為京師或在擿姦或曰下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  
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  
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入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  
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  
而害其為擿姦則夫曹叅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  
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  
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矣不同臣  
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  
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

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  
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  
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繼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  
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  
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  
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傳延方士而  
多與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乎  
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  
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  
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



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函獨有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

支錢穀大計也矣師大衆也何陳一之對謂當責之內史常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下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鏘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常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權



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之樂之  
方圓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以方  
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  
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  
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  
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  
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  
蓄積之備則莫若後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  
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王府內  
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

信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  
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  
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  
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  
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  
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  
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舉闕焉又恐其  
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憚後害臣  
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  
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



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彼其澤者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感於內也爲此言者固表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

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未惟  
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并引狀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  
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賦聞詩賦無益之語將來  
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  
能推原 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  
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 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  
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  
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弃者天下莫不



以爲戒音 祖宗之朝崇尚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 陛下本不諱惡切直

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 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策問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諫廷于廷諫以世務豈特考于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爲獸魚鱉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于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



可謂衆矣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  
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  
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  
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  
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  
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  
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  
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

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  
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  
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皋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  
入矣而况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  
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  
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  
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  
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  
得其職者豈聖王入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  
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



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  
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  
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  
執政之意邊鄙大憲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  
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  
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  
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  
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  
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為丞相蕭望  
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望者

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  
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  
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失聖策曰  
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  
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  
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  
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  
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  
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斨新可謂必克



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等卑  
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  
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  
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  
不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  
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  
受賄在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  
苟有其實不敢詳其名今膏苗有三分之二之息而不謂  
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  
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

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為利陛下以為為義天  
下以為為貪陛下以為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  
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  
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  
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  
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  
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後行何者慎重則必  
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  
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  
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



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  
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 文宗亦非有失  
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  
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  
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  
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  
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  
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  
爲之固不可救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足  
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

一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  
天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也  
日雖有良法美政 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  
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 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  
此萬世一時也而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  
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  
之豈不殆哉臣願 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  
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 聖策曰田疇闢  
流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  
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 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



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  
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况於 陛下乎 聖  
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  
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  
狐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  
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 陛下所  
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  
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  
和矣其咎安在 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  
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而

士猶犯之今 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  
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三  
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  
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  
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  
刑也今 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 陛下  
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苟卿苟卿者喜爲異論至以  
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  
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  
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



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  
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  
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  
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  
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  
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  
盛時哉所以誅群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  
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  
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大人相與飲酒而  
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

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所  
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  
陛下擇焉方今揀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  
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  
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  
循規矩蹈繩墨以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  
才分者也道可以川明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  
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  
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  
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



終身不敢用魏延小秋 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  
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  
行人已試而後用於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  
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  
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劑膏灸脾洗濯胃腎之變  
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  
之功解縲繯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  
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  
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 陛下觀  
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若推用衆才皆

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  
可與勦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  
如蝟毛而起 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  
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  
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  
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絀不可復知則無乃誤  
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  
下未嘗廢治 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  
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聖  
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



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  
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  
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  
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  
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  
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  
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  
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  
倫不信允今之人欲陛下遠衆而自用者必以此

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  
欺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  
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  
過數人固不言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  
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  
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  
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為所稅駕矣詩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  
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東坡後集卷十

東坡後集卷第十

志林十三首

續集重出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  
 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  
 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  
 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曰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  
 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武王雖曰武盡美矣未盡  
 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夫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



至取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  
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  
將士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夫孰敢不嚴而孟軻始  
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  
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若皆孔氏之罪人也使  
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於野之  
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  
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  
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  
侯不來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

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後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  
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紂放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  
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  
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放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  
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古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  
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  
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山石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  
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  
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  
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



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常以  
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  
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  
也則必死之楚人將之叔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  
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  
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  
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  
叛豈殺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武王之對蓋亦有一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  
聖之君六七作紂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

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  
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  
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續集重出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鄘至犬  
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  
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顧  
王之神聖諸侯服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  
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



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城幽厲然至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粥田宅之故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于新田

晉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者未嘗不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城蒲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温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就衛文大帛之寇何過而不可不然雉堞盡矣且此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



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秦王  
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鄗之遺而備文武威  
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威也而秦  
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秦遷于廣秦嘗不  
郡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嘗不  
復振有亡微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遂  
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國之遷計亦有  
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  
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燕天下無彘子曰秦并

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  
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  
知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知伯死秦知創知伯而諸  
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  
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  
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  
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  
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  
秦伐之建之不方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  
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再豈以謹故置齊



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自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烏乎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

兵空虚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柰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韶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齧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



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對斯  
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  
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  
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  
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  
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禮難成廷尉議  
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  
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  
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若之雖欲

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襄諸侯  
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達侯封屏至於  
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  
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又美世之  
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知之始皇既并天下  
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由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  
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  
之漢高帝欲立六國以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  
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  
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卿生知諸侯之不可沒明



矣然卒王韓彭英盧出一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  
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由一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  
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伯藥顏師古其後有  
劉秩杜佑柳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  
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  
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  
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  
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  
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  
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

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  
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  
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  
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  
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  
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猶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  
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  
實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  
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



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  
用蠶蠶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蠶亦鳥  
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  
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  
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  
逃隱於海上曰吾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  
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魚日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  
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蠶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  
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蠶皆人傑而  
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

不去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栖之  
會稽爲種蠶之過惟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卽欲以  
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  
如宮之奇淺治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  
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  
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  
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  
子皆哀而恕之惟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圖廬與群  
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  
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惟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



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邾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園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畿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

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盡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



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  
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  
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  
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  
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  
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攝族之臣得政  
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七國之臣墮名都出藏  
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  
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  
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

之既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  
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  
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  
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志也或曰孔子知  
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  
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以美子之伐之  
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相  
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  
也卑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



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將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常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而世生獨昔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生獨昔

心焉皆陽譏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廢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歌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



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  
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汗口舌書  
之則汗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  
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  
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  
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  
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  
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  
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  
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

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  
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  
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  
嘔血者相踵也一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  
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  
烈也

漢用陳平計明竦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  
骸骨歸卒伍歸即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  
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



去增勳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  
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  
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樂其神乎詩  
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  
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  
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  
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  
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

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人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  
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  
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  
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  
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皆而後知也增  
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  
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  
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  
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  
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



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烏乎增亦人傑也哉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一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聖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

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說者如此庶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蟲國者民何以文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區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八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以存而素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於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



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善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推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政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救家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

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韋能搗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大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若不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繼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觀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及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以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



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中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睨睨其間哉不幸

道亦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遭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蒙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既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閻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儆必亡之旣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淫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旣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



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微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

情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熱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奈



也作識

續集重出

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

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管菟表吾將老為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與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王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王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



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栢子且死命其臣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栢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若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脩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執難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

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揚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今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主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



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與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管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

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棄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



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  
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  
乎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  
其所噬茹齒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  
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  
卿無卿負我遂醜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取典錢  
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  
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笏已哀哉小同殆哉嗟嗟乎允之也  
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嘗  
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既福如此故特書

續其重出

其事後有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  
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  
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  
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搃其  
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  
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  
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  
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二歸之病而國有六廢之醜  
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  
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  
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  
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  
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  
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殺之  
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是廢之乃欲以為  
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弱  
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臯

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  
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  
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  
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  
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  
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  
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  
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左雖有  
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揚國忠雖有安祿  
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



戒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  
乎且夫自今而言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  
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  
罪於天若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  
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  
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  
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  
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識而殺李君羨武后以  
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  
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又矣世之以  
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  
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  
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憂國備  
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  
慎在末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病而  
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  
矣彼八人者未病而服藥者也

東坡後集卷第十一



東坡後集卷第十二

表狀劄子

詞免翰林學士承旨狀三首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後邊前請狀一首

謝宣召入學士院狀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勿記二首  
詞免兼侍讀劄子一首

謝兼侍讀表二首

謝三伏早休表二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潁州謝到任表三首

賀德音表二首 賀興龍節表一首

賀薦幸太學表二首

謝賜曆日表二首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

謝賜恤刑詔書表二首

賀立皇后表二首 賀坤成節表一首

詞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

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奉勅已除臣翰林學士承旨左  
朝奉郎知制誥詔書到日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逸  
馬疾速發來赴闕臣已於當日依條交割公事訖伏  
念臣頃以兩目昏暗左臂不仁堅詞禁林得請便郡  
庶緣靜退少養衰殘二年于茲一事無補才有限而  
難強病不減而益增但以東南連被災傷不敢陳乞  
別求安便敢謂仁聖尚賜恩憐召還故官役加新寵  
不惟朝廷公議未允實亦衰病勉強不前兼竊覩邸  
報臣弟轍已除尚書右丞兄居禁林弟爲執政在公  
朝既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計此誤恩必難安處



伏望 聖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臣見起發前去至宿泗間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忝與執政理合回避奏乞除臣一郡今奉詔書未賜開元恩威之重需若雷兩豈臣辱所敢固違伏念臣自去闕庭日加衰白故疾不愈舊學已荒更冒寵榮必速顛躓而况清要之地衆所奔趨兄弟迭若勢難安處正使緣力辭而獲譴獲賢於忝冒而致災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特賜除臣知揚越

陳蔡一郡臣今已到揚州迤邐前去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三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備位執政理合回避尋兩次奏乞除臣一郡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依前降詔書不允者臣之愚慮終以弟轍親嫌於義未安竊見仁宗朝王洙爲學士以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罷臣今來欲乞依王洙故事回避仍乞檢會前奏除



臣楊越陳蔡一郡屢犯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遂前請狀一首

右臣近奏乞依王洙故事罷翰林學士原旨仍乞一  
郡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者銜戴恩慈休迫威命  
已經三却其敢固違已於本月二十九日赴闕門祇  
受告命訖然臣衰病日加心力難強親嫌之避愚守  
不移伏見坤成節在近欲候上壽訖復遂前請勉強  
供職庶表見臣子恭順之心遂巡力詞蓋終存典刑  
分義之守謹錄奏聞謹奏

謝六召入學士院二首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使星下燭生蓬蓽之光  
華天澤旁流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威士知稽  
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  
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  
正雜居至有任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  
鑿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轅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  
有異人以齊無口而臣本綠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  
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



瓜而遠况如美 採交親迎勞都已聚觀驚華髮之半  
空笑丹心之士 折分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  
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如  
乾健明配日中既坦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  
之歎人誦斯言 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敵地言  
雖直而無罪身 忽起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  
敢不更磨朽齒 少補涓埃難符者特未有捐軀之會  
勿欺而允誓無忘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衰遲無用寵既溢於  
當年眷待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臨賁天語丁寧  
聳里巷之驚觀歎朝任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  
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  
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几膺  
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忠累塵器使初無已試  
之效但有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投杼  
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



臨觀羣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寬饒之汪察  
臣拙麾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  
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  
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  
條并魚袋渡金銀鞍轡馬一匹者漢官三服已分密  
麗之珎唐監八坊復下推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已何  
功伏念臣受材迂踈賦命寒窳幼師季路止服緼袍  
長慕少游欲乘下澤目眩重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

使仰自惟周章夫次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憂勤黎  
庶寤寐僑賢故損廩庫之儲以廣英雄之毅致茲辱  
阻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于衷益鞭其後薄德感服  
當戒維鵜之篇強力安邦庶幾有馭之頌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  
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鍍錫金輓示有馳  
驅之勞寶帶襲衣豈無約束之義上既循名而真實  
下當因物以貢誠伏念臣少則賤貧長而困阨仲卿



龍具追晏子之一裘伯厚雞栖陋景公之千駟無功  
拜賜服寵汗顏顧惟何人膺此異數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躬行慈儉德貫天人約於奉已而侈  
於養賢嚴於私親而寬於馭眾惟其朽鈍借以光華  
臣敢不衣被訓詞服勤鞭箠惟德其物永觀不易之  
言思馬斯徂更厲無邪之志

笏記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膺閭  
寄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宣蠶材之所稱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急賢摠攬羣英兼收  
小器欲效涓塵之報未知藥石之期臣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守無  
功方期竄逐召還何幸復玷清華此蓋伏遇太皇  
太后坤載沉潛母慈均一既陶甄於頽鑛復封植於  
散材誓卒餘生少圖報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

詞免兼侍讀劄子

臣近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兼侍讀者臣以迂



愚本無學術出從吏役益復空疎竊位禁林豈難久  
處而況天縱之學已集大成非臣孱微所可仰冀伏  
望 聖慈追寢成命以投能者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取造止

謝兼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用非其  
分寵至若驚涕溢之憂遂巡莫避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念臣與弟轍同登進士並擢賢科內外分掌  
於制書先後迭居於翰苑今臣以經史入侍司言存  
于中轍以丞轄立朝督綱條于外恭承明詔不敢

辭以為兄弟之同升自是朝廷之盛事承明三入惟  
比古人大雅一門無慙舊史人非木石具重丘山惟  
惟 太皇太后陛下明極照臨憂深付託欲為社稷  
之衛莫如臣僕之賢以帝堯之哲而甚畏於士人以  
孔子之聖而惡見於猶者致茲選擢驟及迂愚臣敢  
不淬厲初心激昂晚歲誓堅必死之節少報不貲之  
息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又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叨承新



命祇服訓詞薄技已窮舊息未替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  
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  
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  
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  
爲宜而況講讀之司惟隆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  
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  
之照實常負冰淵之虞恭惟 皇帝陛下大德庇  
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  
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

臣某憂奉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於死生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三伏早休表二首

大火既中三夏云伏炎蒸之病貴賤所同忍蒙退食  
之恩遂失流汗之酷恭惟 皇帝陛下仁均動植  
明燭幽微上有無逸之勤下無獨賢之歎臣等逢時  
多暇竊祿安居共揚扇燭之風以安黎庶更勸飲冰  
之節少荅生成臣等無任仰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星火見而金微日方可思朔氣銳而晝暗思獲少休  
上既知勞下皆忘暑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勞謙  
恭已內恕及人雖大地無一物之私而父母有至誠  
之愛臣等仰蒙寬假動獲便安未明無顛創之表省  
循何幸反退有委蛇之食歌詠而歸臣等無任仰天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三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  
知潁州者引嫌求避顧舊典之甚明易職寵行荷  
恩之至厚疎愚自省慙悚交并中謝伏念臣  
聞性迂難合受四朝之知遇竊五郡之蕃宣矣命二  
年但心糜於庶祿禁林數月曾不補於然毫敢異殊  
私復還舊物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仁涵動植明燭  
幽微知臣獨受於聖知欲使曲全於晚節憐其無用許  
以少安凡力請八章而後從使不為一乞而遽去在臣  
進退可謂光榮雖老病懷歸已功名之無望而衷誠思報尚生死之  
不移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  
知潁州者備負經席幸俸日月之光引避親嫌實有



簡書之畏因還善職事守近藩衰朽增華省折知愧  
中謝伏念臣生無他技天與愚忠雖所向之苟窮獨  
受知於仁聖力承便郡益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詞  
有不為朕留之語殊私難報危涕自零恭惟  
皇帝陛下緝熙光明剛健篤實方收文王之四友以  
集孔子之大成而臣苟念餘生之安莫伸一割之用  
桑榆暮齒恐遂廢至而莫償犬馬微心猶恐蓋棺而  
後定臣無任

右臣伏蒙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

鞍轡馬一匹者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  
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知慙恭惟  
陛下禹儉中脩堯文外煥長轡以御率皆四牡之良  
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  
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  
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  
臣無任

又

右臣伏蒙 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  
鞍轡馬一匹者出高之珎以旌有德在坳之駒豈及



無功而臣首尾四年叨塵三錫省躬內灼服寵汗流  
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自居龍光四達德被海  
宇豈惟一襲之衣恩結華夷何止十圍之帶羣賢在  
馭六禮自調而臣頃以衰羸止永安便奉宣德意庶  
幾丘貉之誼收歛壯心無復千里之志更期力報有  
愧空言臣無任

潁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  
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避嫌引疾慙無國士之風  
識分知難粗守人臣之節曲蒙溫詔遂假名邦已見

更民惟知感忤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多難無意軒  
裳晚以虛名偶塵侍從雖云時可每與頽違既未決  
於歸田故力求於治郡慈母愛子但憐其無能明君  
知臣終護其所短自欣投老漸獲安身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臨民剛柔布政奉天地而有  
信喜怒不陳體水鏡之無心忠邪自辨致茲愚直亦  
克保全雖任職居官無過人者而見危授命蓋有志  
焉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



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  
器豐年事簡非徒飽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  
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以汝潁爲州邦畿稱首士風備於南北人物  
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  
續有晏殊歐陽脩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丕承六聖揔攬羣英生知仁孝  
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嘗忝惟幄之  
近臣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  
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

臣某桑榆誓不忘於賦畝臣無任

賀德音表二首

臣軾言伏觀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  
感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靈光下燭慶新宮之  
落成霽澤旁流洗庶獄之多罪敬爲和氣坐致豐年  
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舜禹之心以奉先爲  
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己爲福田永惟坤作之成每辭  
天下之養卑宮何陋六練爲安故能捐萬金之資以  
成二聖之意爲國迎祥而國無所費與民祈福而民  
不知勞鑿輅親臨神靈昭格觀士女之和會既同其



休念囹圄之幽囚或非其罪用乎大號以達惠心恭  
惟 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以仁明哲作則愛惜幣帛  
不供浮費之私重慎典刑每存寬赦之戒一寬湯網  
衆識堯心臣以從官出臨近甸率吏民而拜慶助父  
老之歡謹永望闕庭實同咫尺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覩元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  
減決四京及諸道凡禁罪人者琳館告成神人交慶  
綸音下霽過故盡除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  
漢武築通天之臺魏明作凌雲之觀皆厲民而私已

或秘祝以祈年然猶形於詠歌被之金石而况文孫  
繼志神母考祥追六聖之心本枝百世均萬方之慶  
囹圄一空豈惟洗濯於丹書固已光華於青史恭惟  
皇帝陛下知人堯哲克己禹勤積德之宮以文  
章爲藻飾庇民之廈以仁義爲基扃眷樸斲之成能  
亦聖神之餘事臣以參法從夙侍經幃樂石銘詩雖  
幸執太史之筆主薦裸不獲踐屬車之塵徒與吏  
民共茲慶澤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一首

臣軾言天佑我邦祥開是日山川貢瑞日月增華臣



其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以上聖所儲有慈儉下爭  
之寶輿情共獻蓋憂懃無逸之龜不待禱祠而求自  
然天人之應亦惟 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勤湯  
寬德莫大於好生故以不殺為神武道莫尊於問學  
故以所聞為尚明錫取庶民嚮用五福臣備負內閣  
出守近畿雖遠咫尺天威乃身在外而上千萬歲壽  
此意則同臣無任

賀駕幸太學表二首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 駕幸大學者輦回原廟  
既崇廣孝之風隆文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

風動四方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五學之臨  
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  
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  
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奠爵伏典意默  
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 皇帝  
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 藝祖至仁  
追配於 昭陵故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  
侍經幃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  
獻馘於西戎臣無任

又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

皇帝駕幸太學者濟

濟多士靈承上帝之休雍雍在宮服膺文母之教風  
傳海宇慶溢臣二臣其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學  
校太平之文而以得士為實經術致治之具而以愛  
民為心心既立而具乃行實先克而文斯應求惟坤  
載之厚輔成天縱之能惟使文子文孫莫不仁故於  
死聖先師無所愧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祖構

燕孫謀黃裳之文斧藻萬物青矜之政長育羣材  
惟鼓舞於士夫實亦光華於史冊臣冒榮滋久被  
最深外告成功行喜鴛音之華中脩潛德孰知麟

趾之風臣無任

謝賜曆日表二首

迎日推筴雖曰百王之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  
伏讀詔旨灼知聖心中謝伏以嗣歲將興舊章畢舉  
三朝受海內之圖籍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冬有初寒  
知民言之可畏陽居大夏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頒朔  
之初更下布新之詔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視民如  
子以國為家振廩勸分人自忘於艱歲消兵去殺天  
必報之豐年臣敢不省事清心貴農時之不奪思患  
預備期歲計之有餘庶竭微誠少裨洪造臣無任



又

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璽書亦漢家寬大之詔實爲令典豈是空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望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消復之心下有變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皇帝陛下祇敬三靈憂勤萬宇爲仁一日自然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奉夏時謹堤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殫絲力少助至仁臣無任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知揚州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訖者支郡養痾裁能免咎通都移牧自愧何功屢玷恩榮實深慙汗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竊祿稍習治民在 先帝日已歷三朝迨八年間復忝四郡平生所願滿足無餘志大才踈信夫命而自遂人微地重恃聖眷以少安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子惠萬民器使多士以謂朝廷之德澤付於郡縣與監司乃眷江淮之間久罹水旱之苦鄰封二浙飢疫相薰



積欠十年豐凶皆病臣敢不上推仁聖之意下盡疲  
駑之心庶復流亡少寬憂軫臣無任

又

一麾出守方愧媮安十國為連復膺寵寄恩榮既溢  
慙汗靡寧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鯁生冒居禁從頃  
緣多病力求賴尾之行曾未半年復有廣陵之請蓋  
以魚鳥之質老於江湖之間習與性成樂居其舊天  
從民欲許擇所安恭惟 皇帝陛下欽明文思剛  
健純粹天功默運灼知萬化之情人材並收各取一  
長之用如臣衰朽尚未遐遺命至蹇而祿已盈每懷

此惟志雖大而才不副莫報恩私臣無任

謝賜卹刑詔書表二首

臣職言伏蒙聖恩賜臣欽卹刑獄詔書一道者時今  
舉行雖云故事天心惻怛本出至誠德既洽於好生  
民雖死而無憾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刻木  
畫地志士不居鑠石流金平人猶病冝軫聖神之念  
實為哀敬之先訓詰丁寧吏民感動恭惟 皇帝

陛下禹湯罪已堯舜性仁以不忍人之心行若稽古  
之政豈止緩獄實期無刑臣敢不推廣上恩厚風俗  
於無犯申嚴法意消盜賊於未萌少假歲時庶空國



國臣無任

又

暑雨其咨既軫小民之病麥秋已至復虞輕繫之淹  
抵服訓詞灼知天意臣某中謝伏以仁聖之德哀矜  
為先常內恕以及人故深居而念遠爾戒處掩則知  
暴露之勤終締梓廷不忘纍紲之苦吏既罔懈民知  
無究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事法祖宗德參天地  
凱風養物散為扇暘之涼靈雨應時同沾執熱之濯  
臣敢不盡其哀敬濟以寬明秦漢律之嚴母令瘦死  
推慈母之意務在平反庶竭愚忠少行德意臣無任

賀立皇后表二首

軾言伏觀制書今月十六日皇后受冊禮成者續  
女維萃倪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中賀臣聞三  
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關雅正始  
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惟  
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輯寧夷夏德既茂於  
治朝輔順陰陽政兼脩於內職既膺大慶益廣至仁  
下逮海隅夫婦無於愁歎上符天造日月為之光明  
受祿無疆與民同樂臣無任

又



吉日旣消柔儀允正穀珪往聘象服來朝中實臣聞  
周姜任奴之賢位非皆極漢陰馬邨之貴德或有慙  
威哉六禮之陳葉此三宮之慶恭惟 太皇太后  
陛下任付託之重躬保佑之勞公天下不私其親配  
宸極必先以德徽音不墜嗣成慈孝之風仁壽無疆  
坐享雲來之養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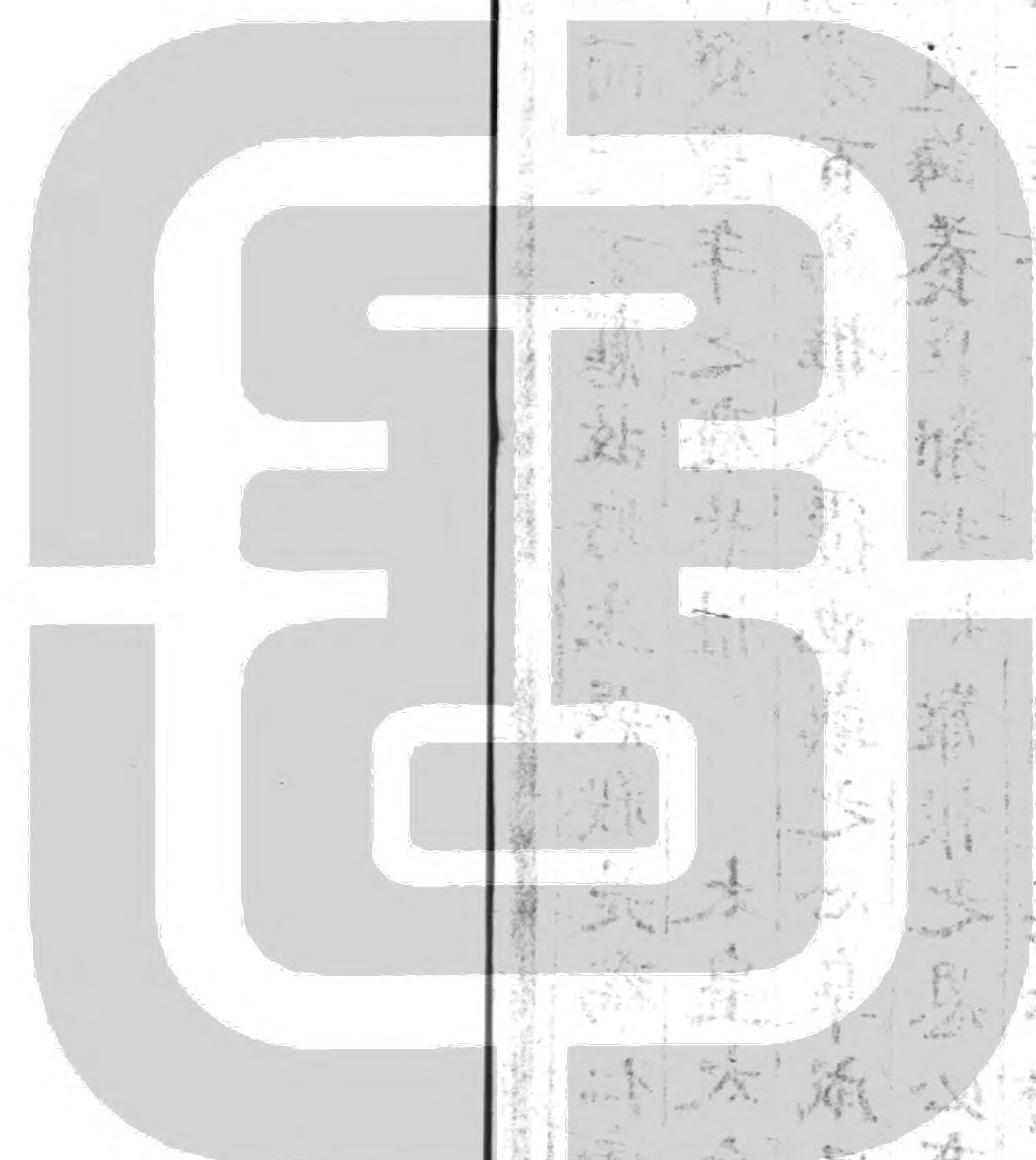
臣賦言歲復六壬葉嘉祥於太史火流七月紀令節  
於詩人盡海宇之含生舉欣榮於茲日臣某 賀臣  
聞君以民爲心體天用民爲聰明未有心脾而體不

民悅而天不應故好生惡殺是爲仁壽之基捐利  
與民斯獲豐年之慶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恭儉  
一德勤勞百爲推天覆地載之心阜成民物盡父教  
母憐之道誨養臣鄰共知難報之恩必享無疆之福  
臣以出守淮海無由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right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large, dark, irregular ink blot or smudge that covers the right half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eft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large, dark, irregular ink blot or smudge that covers the right half of the page.





743

卷之四